

空華日工集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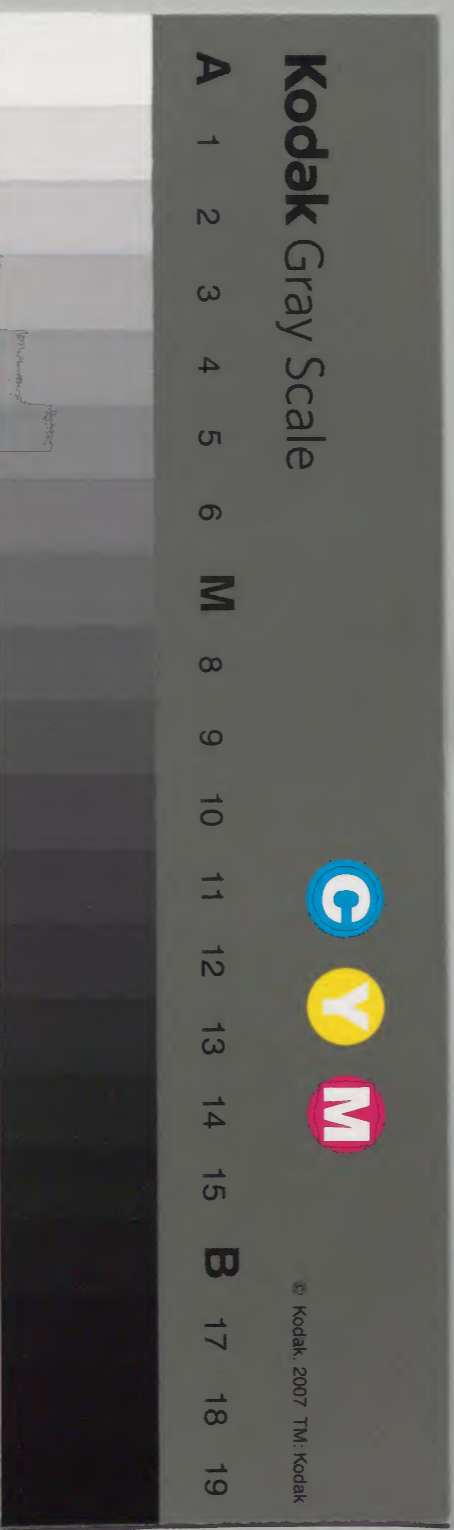
共四本
十四

142

庫	文	閣	内
五三	二八九四	和	書
九	四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8946
冊數	4 (1)
函號	162 142

162-142



教部
文庫

空華老師日用工夫略集一

後醍醐天皇正中二年乙丑

閏正月十六日生於土別高岡郡

誕生事緒見于末也

嘉曆元年丙寅

二年丁卯

三年戊辰

元德元年己巳

二年庚午

元弘元年辛未

後依見皇帝長子踐祚

七歲入小学依邑里栢園寺淨義大惠讀法華經及諸儒

書

二年壬申

圖書印

內閣印

一日於家藏雜書中探得賸濟錄一冊喜而讀之宛如宿習父母怪之以為天授又就別處集置珍玩種者洎諸經卷令師取之師乃於中擇取玉篇虞韻燭壞者自裱褙而秘之人咸作奇異之想周念道人曰師之祖父某字儒教之教專修禪那嘗謁由良國師參禪問道且白曰願得禪祿一卷以為理性字本國師乃与賸濟錄是其本也師之令父亦爾常時讀淨土三部經不離身云云中賴老禪洎信庵大師皆謂師八歲父母俱就于松園寺陳說書畫教扇香合等諸玩物玉篇虞韻經年敗壞以故在諸雜物之下而不露矣師懇檢察玩以手擇出而取焉云云

三年癸酉

後醍醐天皇再祚建武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后依見上皇才二皇子踐祚

四年丁丑

光明天皇曆應元年戊寅

十四歲時見其族橫死者發心落髮於松園寺

二年巳卯

是歲冬附載高船渡海上天台山登壇受戒回里依邑中新福寺道圓阿闍梨受密教

三年庚辰

是歲朝命親建天龍禪寺請夢窓國師為開山才一袒潛聞而欽服

四年辛巳

十七歲易服為大僧。隨叔父周念道人而上京。往懷川寺。禮夢窓國師而受衣。從方外遠公。字禪儀。

康永元年壬午

十八歲是春。余將游江南。先歸土州。作南游計。途中往來。患風雨發疾。其志不果。復叅夢窓。掛名天龍。發心持淨者。一年。國師一日。閱見余躬自洗滌。廁用瓜。甲。清除穢污。感其精勤。乃命侍于湯藥。而職未滿。俾遷于侍司。初有日記。今失却也。或可在閩東也。

日記凡四十八冊。今現存者四十冊。其餘遺失而不見。二年癸未

十九歲侍巾。執於文室。叩問勤確。寢食俱廢。

三年甲申

貞和元年乙酉

二十歲。值入室。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奮曰。賺過一船人。余便禮拜。

康永二年癸未。余年十九。二月旦。師上堂。余出家。問禪罷。師方丈。師以扇子一柄。紫地者。而為賞。余謂同袍曰。令此一柄。一生受用。不盡底之法。惠也。時方外法兄。聽而白師。曰。嘆曰。固然矣。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

二十三。余在天龍。拈撥宋元二代諸宿。初。五七言絕句。教千首。號曰貞和集。但應童蒙而已。求。

四年戊子

五年己丑

崇光天皇觀應元年庚寅

二年辛卯

是年國師再董龜山命余以侍狀辭疾不就九月晦日國師入滅于三會院余移錫隸名建仁時龜山和尚端居方丈俯見一世衣慎許可及余則曰此子後進標準真荷法之器也食侍香狀和尚自建仁徙南禪示徒天龜余皆隨之助其化云

後光嚴天皇文和元年壬辰

二年癸巳

三年甲午

四年乙未

延文元年丙申

二年丁酉

三十三歲在天龜司藏鑰于放牛會下作八句青字韻偈寄閩東芳庭并呈淨智青山慰回祿之災且賀藏經得舍利之瑞唱和九十餘首唐溫造傳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三年戊戌

在天龍正月四日隣房失燬殃及園寺惟開山雲居塔泊多宝院龜頂塔矣庇廟四字每恙焉余所選頌豪亦隨燼矣次日住持龍山潛逃匿于京北之小院余引兩斑大象特往排圍而入泣而讓之曰和尚如不歸寺門每與果藉誰手哉必從衆請乃與飯再住山乃作疏化緣余首倡請

充化主而後諸道友皆請充其事余得土州化夏蓋以本里也

四年己亥

年三十五正月余客在補陀修正隨象材船為海寇所拘
千萬百計而通之

二月飯天菴細疏畢時本寺住持此山在和尚也

八月兼春屋命赴于閩東蓋閩東慎府基氏

特遣專使并手帖於雲居春屋曰請令開山直才十人而
未于斯邦之將弘國師法道春屋與三會龍湫和會台
余出尔閩東書仍告曰閩東府君敬吾師如此苟非其人
難副府情公其行矣余辭不敢且懇白之天下禪刹之盛
每如閩東人材蔚如也若能應命而叨臨大方不啻取笑

於廣象必辱國師宗不敢也兩師兄呵責或慰諭曰今海
東乃法戰之場文物之苑也方是時也張吾軍輔吾宗者
捨公其誰勿拒也余迫不得已曰進退唯命也於是屬余
以楷榑堂向陽谷等九人伴赴閩東府君喜甚十人
中五人建長五人園覺拈園茶廳余得園覺寺冬乞臘於
慢下在常列勝樂寺香火而闍教蓋以太守佐竹氏招也
五年庚子

三月初作偈辭常州太守曰棠陰竊貪愧衰齡云云夏在
園覺黃梅種菜方外命權管常列勝樂淨智不聞和尚有
偈見寄云常列剪子如風快使得還他手暖真時黃梅一
會群公皆和金既屋勝樂督役初建方丈室作偈曰立規
何必方丈文寬著高明屋七間用不聞真字句連和普富

黃梅群公凡十章

康永元年辛丑

三十七歲在園覺與咳大照諸公唱和梅字二十四首所謂園東詩戰者是也

貞治元年壬寅

三十八歲春陪愼府相公游于一覽亭觀花遷主于下而愼安國寺愼府捨田飯黃梅旦台余遽飯相列謝田三月為黃梅田地代方外謁武列行愼取公文昂相列北澤澤莊令復飯於本院也黃梅捨田即余所勸也中岩實田及諸老商推古今琅々弗已高麗人呼銀為南音故謂銀音南實田說京府中掛咸陽宮圖諸老或謂之切利天圖可嘆也

夏余在園覺兼大喜命居于記室新扁景南二字室之北軒嘗有扁曰耕種蓋軒前田種種花也今則廢矣耕種軒詩二首皆不載

大喜和尚寄賀各記以八句偈建長圓覺兩寺諸公皆和余獨和建長諸友偈二十七首而答之蓋向之所謂詩戰也。是夏園覺兩斑耆曰為亡僧入塔佛定各分得名字余得巧弄詔從麟五藏主冬瑞泉席上和通叟句奉武衛將軍源公汗馬防迎十二年云云

耕秋軒詩 軒扁耕秋意若何古人晚言與應多虛名却似鉄鋤步不見黃花挿旧窠烟耕雨墾種秋香準擬東籬一夜霜翻恐兒童不曉事掘苗太早誤重陽石門二十二卷麻門灯禪師傳在如春湖白鷗自然相

之詔

二年癸卯

三月一日余訪寶翁秀公於小山長福公鳴鼓上堂特謙
來既且跋余記室賀軸

九月先國師十三年忌余夢雲居囑幹夏連長正統庵佛

夏時有朝旨追贈佛光禪師曰圓滿常照國師佛國禪師

曰應供度濟國師 奎畫降於正統正續兩塔庵命余董

其夏

十月羸服單僕出鎌倉如京蓋報先國師諱佛夏式也

三年甲辰

年四十 三月八日陪府君於錦屏山看花席上分題賦

詩曰朝花曰谷花曰夢中看山黍陪珠履客嗟倚玉欄干

夏有 朝旨闕東幔府始置行宣政院以十列管內禪教

諸刹系焉 東林和尚領園覺寺請余充後板余以年少

堅卧不起 府幔源君有銅雀研命余作記初天奄長老

春屋和尚之所奉猷也 和東陵韻謹奉賀左武衛將軍

曰香凝玉帳留人處不問兵昏問佛昏

解制東林復請必欲余起迫不得已乃飯後板

四年乙巳

四十一作天神祠三詠詩府君命也 黃梅化卵塔作偈

八句羌法牙中金往羽奧二列

五年丙午

年四十二春母氏訃至寶去年十月三日也園覺不聞和

尚密得官府意請余為第一座余以母氏艱堅卻之

四月二十四日不聞復請且官命兼督遂就于表率
五月二十二日善福公帖至矣余以府命嚴固辭不獲乃
領寺夏津侍者時在室中掌吾衣鉢簿

六月一日入院蓋先國師戡化之後余遠來于海東都元
帥左武衛將軍以法門昆仲法義甚厚遊從朝夕互忘形
骸故特下鈞帖開堂演法津侍者号要圖告別將游江南
余草先國師行快而付之曰蓋聞大明之朝有文人宋景
濂者呈此以求碑文并銘詞夏末余亦謙寺夏
七夕每外大照五六人來遊聯句三未央聽賣瓜色乃余
侍衣令買之少頃出謂瓜太半熟損不能取之句詢客去
侍衣曰初取茗以浴具亦每質可買瓜是以謂之熟損余
嘆曰真个薄福住山矣

六年丁未

余在黃梅 三月五日府君及叅佐言夫大喜二老並入
瑞泉賞花分題各賦詩歌或三首或二首一首席將散府
君袖出万壽公文而面付余堅辭不受翌日府君差使殖
堊并大喜和尚重以万壽而為請余不應 十日府君
遣殖野就于正續院而會議以請余不出應拒以他之
十一日厭且余出奇潛匿於山崎蓋以避三命也 十三
日府君遣殖堊以免万壽之意是夕人告曰府微恙君
十四日早余入府問恙且奉謝免万壽之堊 十六日
舩大板初住善福嗣菴山和尚余嘗依菴山於京東西剎
凡七八年大板隱于下總之花嶋暨余將退善福未且那
且白府君而交代蓋以報菴山恩義也 二十四日入

府問恙出春屋書

四月十五日府君忍恙入園覺余亦旬餘患咳然應君命
隨赴祝聖轉藏就于正續院而點心：一罷開宝塔出佛
牙舍利置宝机上火炷香道俗頂礼畢封帛如元時正續院
主天澤和尚盖府君一代一度開封頂戴：畢如前鎖封
而印之火宋國京師能仁寺舍利也。二十二日遣僧入
府問安逐日不豫余時：遣使不暫舍于心力疾祈禱勤
行相城諸長老皆就府祈禱允禪教律院咸致精誠問注
所使者自京而歸得雲居春屋佐：木崇永赤松則祐晉
廿三日入府問恙府內祭泰山府管領茅亦祭。廿四日
入府召余於病床囑以復夏自今日置中牀中哲二人於
府內而看之。廿五日二人告府君時將至余疾走而看

焉然病稍間先去矣。廿六日又告府君遂薨矣余乃入
府以手摩其體徧身猶煖於其啓手足之際密命野田就
于余所求僧服并袈裟及條盖以備終焉之用也遺命葬
于瑞泉精舍仍捨安房郡房莊為冥福之資。廿七日浴
靈槨衣仍脫余之所著羅衣被之袈裟乃府君所藏也余
主喪夏依古佛之法而闍維請立山諸長老引導仙夏喪
夏畢余飯黃梅。廿九日早入府弔慰因至等。
五月一日書中陰清魚名字以僧巡報仍就于府建立中
陰道場專使上京告府君之訃。二日野田兵衛府君將
遺囑以唐衣材貽余盖預為万壽開堂之具云耳。三日
府中有鬼祟之怪始打施餓鬼供。八日往瑞泉相攸將
創塔亭。十一日早修京書呈上右慢下大相公并管領

赤松六角并大慈默庵雲居春屋三會竟湫以下十二通
廿八日侵早就于方丈問訊話及小師譚藏主出院夏余
謂凡叢林規矩有罪者罰無罪者免毫髮不可容私今時
則不然雖有罪者其人曰權曰利則置而不問雖無罪者
其人每勢每倚橫而罰之是可嘆也 廿九日不聞和尚
悼瑞泉寺殿絕句自武列瑞應來且囑余曰煩香次誦燒
一遍其偈曰皇家礎礮佛金湯四七春秋夢一場棠下瑞
泉仍曰涌會看源遠更流長 三十日佐三木六角書來
使者目賀多蓋為府主瑞泉寺殿也

六月十一日專使回自京報各皆至就中默庵昏中說將
軍家去年八月十五日細八幡宮金膝書去月廿八日以
中澤掃部為使出示焚香拜讀蓋兄弟相讓誓死不變云

春屋余兼管瑞泉余辭不受 十七日大喜師帶瑞泉府
帖來再三勸諭以幼君觀章之初於是余不敢拒命翻然
往領寺事乃寄書於京之雲居老兄畧叙瑞泉兼管事
十月十三日余自記曰昏鐘鳴坐禪出之定點燈讀經書
以睡為限趁鷄鳴登園飯自煖火漆炭燒湯盥手洗面先
禮祖九拜禮仙三拜且必跪誓曰我自今身至仙身盡末次
來際不隨外二乘之見消度一切象生視它親疎若一道
仰願大聖俯垂慈憫加被救護勿世願退轉次燒香一炷
普同回向一切象生既而就案復讀言昏以粥鼓鳴為期
余二十年以來率以為常則於日用中不必特記也然而
不記之則日用事不備故於是特而記之以自警要令不
怠云余平日室內猶如懸磬不蓄長物不玩玩物若人之

所賜金猶茶苦果不独受之而与衆共焉亦有餘則遺之鄰封或友社以同清澹之樂耳

十一月九日赴壽福聽講園覺序在華嚴謂之玄談天台謂之玄義玄亦作懸字避玄宗廢也華嚴天台起自震且法華本七軸本朝作八卷者乃慈覺大師為八講會分為八卷而配之藏本有七卷乃添只也非令本也僧堂前鐘集與鳴之故謂集鐘唐土每城裡有都道場諸宗集會祝聖 皇帝萬歲皇后高年太子千秋是三牌也

十日送無準佛光兩祖墨蹟上春屋偈曰白壁不酬雙徑字莫金難抵万年書看來等是公家物送与春翁一粲如余工繪前府君玉岩肖像充瑞泉常住供養締香火之勝緣請建長中岩譜曰聖行剛正鶴鶴詩良史修成又布詞

誰識寥々千歲后瑞泉甘露洒禪枝

十二月十三日就于長建與寮聽長老中岩講清規云天童淨和尚小叅不必法堂隨處而說故今日本永平寺猶

講卅礼云講散余隨中岩上方丈出呈余空華集求跋詔中岩讀一兩遍稱善 十四日同大喜等赴相府看幼浩君

賜香扇次見清江夫人 十五日似聞京之火相公之喪

乃入府問其竟的也京師淨土道人飛脚而至余即白府君以上京專使余自府回私差廣慶監寺而上京 十六

日早送廣慶上京修寄附管領細川典廐二通天鼈春屋掌外僧俗十餘封 十九日武州大鳴使自京來得天

龍等詩書府君七日逝去其日戌時召天鼈春屋等持默庵對面坐授衣盥嗽披法服坐椅子上遺囑訖合掌而終

余晚入府白京之府君喪事中陰等事幼君特遣使臣早
問既在十六日也賜日書送鳥薪鳥與方岳外兼記往歲除
夕訪九壺之游每外以倡代簡曰每憶曾同訪九峰陰詩
坐到五更鐘今聞七日那伽定添得屏山翠万重本寺例
自今夜至明年七日期期長坐

二月十三日昕東洲袖唱和詩十篇末有百城烟水青春

夢一榻乾坤白日眠

厭且謂未明以前也

十九日令衝各記至話及佛法繫年彙余索兩見之乃上
竺教寺講經首座僧惠鑒編左街僧泉佛先法師照校助
始於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終于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
凡十寒日日舟古帆賜粟一擊以為養疾之資乃作倡

譏之曰西庵餉我滿棹粟粒中藏百億山不独療飢

療病時之擊出與人看

本集言之

趙次公和坡遊鶴林之花令飯園苑人但聽田鶴注杜鶴

別名出後漢

賓連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白虎通注木名

廿二日游於壽福道遙庵礼開山千光頂相上有月江和

尚真讚尾句曰今是虛庵親的子天台山上石橋松

廿六日復堂自建長來出示福山聯句凡百十六句檀芬

樹皆僧室人之尔三生白業修九只青蓮披僧祇粟陳

二佛陀户比是數聯的對也廿七日作福山聯句詩

叙曰吾徒之游東南者必以福山為美談然而談之美正

於屋宇之大徒歎之多而不知其山所以為美也蓋謂美

正止

也者屋不必大徒不必多其居者賢乃稱美焉耳竊觀檀
堂及諸日福山聯句詩凡五十八句其地理之繁帶經始
之權輿仙屋之輪與國命之變革實而氣之賡而歌之於
戲美矣哉有曰檀芬樹皆僧室人尔乃知其居者皆
賢所以為美矣已檀堂信士也言必不妄

集中每之

七月九日朝東江作悼俊虎溪詩蓋和雨華岩句也出
以求改有月昏窻穿泉声咽烟鎖盤陀樹名哀之一聯又
檀堂和曰半岩華雨天人泣四壁松風山鬼哀
八月八日改惠姪詩首有一別夢回湖水東之句起得好
閔高僧曇無竭傳口占曰懷哉曇無竭求法西
度天同旅二十五及飯幾人全
親明倫則天勅令刊定經目見宋傳

東坡在海上和陶淵明詩

後唐莊宗其先出突厥自号沙陀盖沙陀者大磧也五代
斯盧新羅國魏曰口口宋曰新羅
應安元年戊申

四十四歲 正且坐禪不出戶而接客凡俗間賀礼一切
免之業子達寄八句偈慶歲全戒以定坐默不取輒和九
日立春余招万年大喜及諸公同春盤作偈讚大喜諸公
余康安真治間周旋于福康兩山湖海名勝邀請旁午商
令確古語必終日坐必遠且暨居錦屏規矩準繩行道修
禪之暇儻有莫逆忘年之侶至則引登一覽之亭眺辰陰
哦其唱酬也或寄為之序或至為之殿朝扣暮請每磨日矣
二月三日建長一万余末出和章教篇求改其字字不謹

或不
不敢

余語曰夫書以心為主故其字副欲正故昔人有以有以
筆諫者乃宗乃改書又圖覺行者實息至戒其勿帶刀器
夫行者實僧之基也豈可自棄哉恩乃龍鷹而去余諄々
於人者大約若期斯十六日圖覺不聞和尚相攸於白雲
之上建壽塔名曰函名故取二字於寒山詩白雲抱函石
是日肇基余與照東谷撤殿土是蓋盡義於於師友而已矣
三月七日浴之諸山入寺凡叢林俗禮一切禁止入寺證
明白樵一人前後巡請止焉余在叢林久閑藝俗習之弊
今日及折天竈春屋脊見新禁法是病脫然去體也快哉
々々呼俗以為如之何十八日赴淨妙寺迎京先府君
遺骨本府幼主郊迎而將之入寺時每住持首座領眾具
禮門迎京專使古岩西堂捧遺骨兩班引入光明院首座

按骨安于塔前燒香奉唱福廡諸公亦倣此大休長壽大
統諸寺院求領遺骨以每公命不允惟瑞泉黃梅兩塔也
以公命班賜余以禮入塔演唱

四月三日菊芳庭住淨妙七日為寶篋院遺骨入塔佛
事余与古岩往而證明闡大法住淨智作諸山疏旦提
調入寺之事以夏兄之誼也
五月七日應大室拓座上六七人聯句余發題曰誠毫琴
樣硯蓋紀實也

六月一日有鬻佛光祖語者余博之金五百枚呼曰豈有
孝子孝孫賤賣祖父手沃者耶經不說乎凡遇父母畫像
衣服者不論價直買取為珍云々
閏六月二日上杉霜臺北征賊々退後飯自武城今日特

入山中。政府君歎前炷香。與余對談。遂問近因。謀叛者。為
國殺太多。罪當何人。答當飯用兵者。又問一念不生。遂
有受罪者耶。余勵色曰。且莫大話。又問其近。履戰場。乃悔
悟。坐禪工夫。莫是怕生死底。小乘心麼。余曰。莫作此念。是
乃一念不生之基根也。問必意作麼。生用心。余良久云。會
麼。公曰。不會。余云。且去。別時來。前代特律家難吾宗曰。
木鉢外道制。非佛制也。時東福之徒。無為和尚。私博字。出
而駁之曰。按大藏經。有獲婆呼童子。經者。聽比丘蓋鐵木
瓦。匏四鉢。令極樂律寺。藏中有之矣。遂檢其藏。乃得之。自
尔。虎園和尚。續造木鉢。其謗遂止矣。余聞之。淨智芳庭
和尚。識之於世。而令後者。知前修禦。其侮於外之微困也。
廿一日。霜臺須賀二居士。來扣賀。乃龐居士之類也。問曰。

蓋作

大惠大悟十八度。小悟無數。有是。否。會曰。每日一念不生。
吾佛眾生。是什麼經文。曰。經有經師。又問作麼。生用心。工
夫去也。會曰。只如此。用心如此。工夫去也。霜臺進問。造寺
供僧。功德多少。會曰。甚多。曰。謂每功德。鬻答曰。在祖師則
可矣。臺無語。

七月五日。赴建長石室入院之會。時天津橋新成。觀者早
如市。余獨遶正統菴。憩于閣上。就机披度。燈錄有天津橋
上。往來多云。詔不覺失笑而已。十七日。每依書至。廼得
不。聾和尚。辭世偈曰。也太奇。末後句。沒人知。太陽
海底。遭火。燕虛空。產下木羊兒。十八日。作文。燈。依首座
之。武州代。祭不聞和尚。其詞曰。洞水逝兮。屹砥柱。大明晃
兮。奮天戈。嗟今兮。已矣。吾宗。素何夕。露零兮。木蘭萎。秋兮。

必起兮江水波師兮々蓋飯乎來白雲幽石兮山之阿
八月二日為諸子講高僧靈一詩梅靈一僧傳所謂三官
三十一也三十一者會稽曇一國州懷一慶美一也雲五日
赴靈甲三吳夫之人葬事於郡之寶積寺々乃靈甲世席
也夫人嘗受先國師衣年五十八病革今月二日忽夢見
余來問夫人就求落髮既而夢覺命侍者請余而不及懷
卒侍者告曰汝平生提撕國師所示印心印公輩今
能透得否夫人頷而卒是以余秉炬佛度及之
九月廿四日大喜和尚頌世于續燈庵偈曰諸佛降迹
續燈大光明岩下開一室一坐五百生余和三偈悼大喜
迺鈍夫韻也廿九日先府主保母清江夫人逝矣
十月五日具盛禮而茶毘于瑞泉佛堂次茅如常法尊湯

乃余也是日以夫人遺命新名西御門別殿曰保壽院乃
就于院行中陰之儀

十二月七日幼君白太夫人命余以管保壽度余不受太
夫人重命亦辭焉八日大夫人入山燒香次而囑以夾
輔幼主而成大器之事又囑領保壽以貴命迫余遂受焉
天龍春屋書至余得見免芟梅兼管之度容大虛交代乃
与余法門昆仲也周懷自京來余共夜話及三更得審
京之西山或僧或俗迎况之事大与昔時不同余不覺泪
下因說宗門真裏在乎得人之賢否而不在屋宇壯麗令
時往々不務得人材而專務土木之度是乃般若叢林所
以致寂寥也古人修造有人之語可思也梅園悟心要云
慈明昔辞滄陽修造自有人且為仙法為主自尔五祝云

拙大糾不動一楞唯提振咳濟正宗遂得楊岐黃龍翠岩
三大士而子孫徧寰海果不辜所付授 十日昏鐘獨步
迥淨妙芳庭夜話芳庭与余有二十年之素嘗同栖洛之
西山相從久矣故引曰夏言尊宿洎今代名衲行道之夏
而商量之不容談世間事余曰凡為道人先破我相而後
可稱佛子視世間一切人如吾一子然不見自他彼世之
異又今時禪宗之弊乃名位也名位皆職也百丈兩序之
設為安眾也之本在乎行道而今人取以為私名及位僥
倖乎官家自生至死此念不斷可痛惜也可大嘆也莊子
曰道隱小成余曰禪隱名位然而古人以名位為稱者何
也則借位明功也芳庭乃額之夜深炉边而同寢猶詔不
已遂及生死事大又詔曰今時林兄才家三百五百聚首

未嘗以生死二字洎坐禪宗門事為口實者是乃邪師過
謬也不亦悲哉 十七日津要園昏至亡母三十三忌迨
附商船渡海河南陸仁字元良稱雪樵種別教授避乱漂
泊博多津已兩三年矣近聞青巾一統而江南兩浙稍安
將皈聖福和尚稱賞之有錦屏詩發津在近云雪樵詩
叙曰戊申夏四月余自博多至高瀨將附海杭級瀨西適
与要園上人會于永樂蘭若遂相共周旋者數日航西適
詎雅可尚也且言相列錦屏山水之秀并索余賦之回想
儂其勝作四句一首併簡義堂禪師目發一晒云日本諸
山秀可觀錦屏尤更好峰巒乾坤一覽互餘界雲霧相連
十八盤濕浮岩前明似練霜飛谷口灘如丹幾時絕頂探
奇勝誠向危亭共倚欄 廿五日玉崖和悼大喜句有曰

松火剝不動一椽唯提振咳濟正宗遂得楊岐黃龍翠岩
三大士而子孫徧寰海果不辜所付授 十日昏鐘獨步
迥淨妙芳庭夜話芳庭與余有二十年之素嘗同栖洛之
西山相從久矣故引曰夏言尊宿洎今代名衲行道之夏
而商量之不容談世間事余曰凡為道人先破我相而後
可稱佛子視世間一切人如吾一子然不見自他彼世之
異又今時禪宗之弊乃名位也名位皆職也百丈兩序之
設為安眾也之本在乎行道而今人取以為私名及位僥
倖乎官家自生至死卅念不斷可痛惜也可大嘆也莊子
曰道隱小成余曰禪隱名位然而古人以名位為稱者何
也則借位明功也若庭乃額之夜深炉邊而同寢猶語不
已遂及生死事大又詔曰今時林兄才家三百五百聚首

未嘗以生死二字泊坐禪宗門事為口實者是乃邪師過
謬也不亦悲哉 十七日津要園昏至亡母三十三忌迨
附商船渡海河南陸仁字元良稱雪樵種別教授避亂漂
泊博多津已兩三年矣近聞青巾一統而江南兩浙稍安
將飯聖福和尚稱賞之有錦屏詩發津在近云雪樵詩
叙曰戊申夏四月余自博多至高賴舟付海阮飯淘西適
與要園上人會于永樂菴若遂相共周旋者數日斯文之
誼雅可尚也且言相別錦屏山水之秀并索余賦之回想
儂其勝作四句一首併簡義堂禪師目發一晒云日本諸
山秀可觀錦屏尤更好峰巒乾坤一覽無餘界雲霧相連
十八盤潔淨岩前明似練霜飛谷口灘如丹幾時絕頂探
奇勝誠向危亭共倚欄 廿五日玉崖和悼大喜句有曰

借婆裙子拜婆朝、即年朝之義也。廿八日為諸子講
高僧皎然詩畢詩中有虎落犀渠四字出自前鼎錯傳漢
謂外蕃竹柵之類犀渠乃犀革甲也
旁午分布也又一縱一橫曰卜

驚言涉切懼也失然也。鷹音鷹以言對問也

九日方雲侍者會于浴室問同字義并包家虎事余曰同
音蹇閩人稱父曰郎罷音排上邑稱子為同皆俗語也
包昂宣列人以畫虛名家大惠宣列人故有包家之虎花
木瓜之稱

五月八日万年見示夜吟詩余卒和曰東庵尊宿体殊堅
法壽應踰趙老年甲子不勞推七百威儀何必具三千風
炉莫茗頻延客夜榻焚香每坐禪夏厭鐘声呼夢覺人間

未了度生緣 本集不載

六月廿七日陽谷出一小卷乃余十二年首了百年在龜
山有青宮唱和若干篇今世乃寄序正宗作陶谷亦和二
首余令重和曰一別空山月照庭相思三見菊花馨天荒
地老那堪嘆雪苦霜辛亦飽經東海暮雲空縹北山秋
樹正凋零殷勤寄謝王孫草換却春風幾度青 本集不載

晉陵有三宣十六日陽谷松字答業子達出示求改有和
曰指揮殿裡三千佛罵倒門前十里松乃指中岩也

十六日實田說土收存浩過筍根就于僧坊而覓栴花一
枝不許詠歌曰ウラシハカハコ子ノサクララシムト
モアケハツヤシキカセヤフカニ蓋日本記有瀨寫
筍故事浦嶋乃学神仙人也五仙洞仙人与之一筍戒云

飯家莫用及飯家見七世孫不忍疑慮而問其管其人即
白髮者云云十一日為常宗求改思曰隱詩且乃點過
皆分句也若去都無謂意行藏終欲守醯雞改作不須騎
馬聽朝雞不知何人作也万事不如飯去好張翰當日憶
新魚改作季鷹蓋翰字本平也老杜作仄用自亦詩家遂
作仄声所謂捨祖而取孫也 笠根山神宮皇代
應安二年己酉 武内大臣者創之

四十五歲在瑞泉正月十八日以事入府与幼主泊大夫
人相見夫人問之子尚幼治国保家如何余曰敬佛崇僧
僧惠民国家不令而治矣

二月十一日謝事於瑞泉飯園覺曰房倡曰三年土木苦
囚山幾度求閑未得閑云云 十四日遣園侍者入府告

以謝事回注所又子來勸以再住於瑞泉夏上杉中春至
亦勸遠住余言誓不出世長為野餽僧与息大屈靜
室諸長老懷夜以遠住而為勸余堅却之 十六日駿列
愛甲武庫梶原依田偕至誘余不敢動 十七日府君
老管領上板兵部并上板中春勸余以必遠住於是余不
獲免遂領焉 十八日債僕步履冒雨飯瑞泉再訂安即
日府君特懷謝余再住管領及中春諸同僚等皆來謝余
和前偈曰白髮重來任竹山傍人笑我未甘閑青氈旧物
依然在月射松門夜不闌
三月雲凝求改詩云曰不吹松余疑不吹松者何義五日
又有謂言二字於律詩不可用也 七月赴建長方丈長
老石室豈頭謗一卷者不審何人作大槩筆荒林辨出尔

事不公之論。間有可觀者。廿一日。龍門至。求改弓詩。多用孟軻事。可嘆。妒點一二首。而遂之。

既清北出紀夢詩。和什而求改。有等是耶。鄆逆旅人之句。次出臥鐘詩若干首。嘒然二字。余疑嘒。恐作嘒。音虛。驕切。虛大也。蓋讀楊仲弘臥鐘詩而不精。誤認作嘒字也。改

點其詩。尾書嘒。二字異。

四月廿六日。瑞泉寺。王岩大祥。忌府。駕入山。管領諸僚。佐咸從。駕諸山赴會。凡江湖名勝。與法筵者。不備。奉享。齋罷。佛殿上棟。訊經。乃鳴鼓。就于觀音殿。而法事。王岩夏像。新安于開山祖右。朕全燒香。先請淨妙。芳庭。為新像。點眼。次請淨智大法安座。次請壽福行山拈香。次請建長石室陞座。奉唱訖。伶官作樂。及夜會散矣。

五月二日。駿列居士。傳內府并幼君命。來。預戒。余曰。請毋遲。寺問答。往返。幾乎五六次。未而去。四日。上校中。辱決。與孫列駿列三人。重將府命。來。再三勉諭。而令堪忍。住持。余不得已。應之。使者既去。時香山在傍。戲曰。凡世有兩使。常例也。三使得。未曾有也。七日。赴建長。三統庵。主。無儼和尚。語及江南風俗。彼中禪院。住持。除直。聽永。銖。兩人。外。不容它人入室。上杉親衛。來。詰。京師。應藏。主。講。益。子。昏俗人多。執而聽之。余乃告曰。以文學而補政務。公宜力學。大國人生子。一周。誠以翫物。謂之試。醉。唐虞世南。謂之行秘書云。九日。登。上杉。霜臺。出。棲巖園。竟。各一卷。而求講。棲巖。茅。二波斯。匿。王。恒。河。見。之。義。臺。問。殺。生。罪。如何。飲酒有幾。失。余為引。鹿。王。人。頭。鹿。之。倡。并。酒。荒。會。荒。之。義。

傳教

以吾之臺聽余之說愈欽大仙遺教。十四日古天和尚
說話次問圓悟心要載六祖懷集四會之義又舉台列太
守送傳教大師詩曰海東國主尊台教故遣僧來聽法華
飯去香風滿衣袂講堂日出映朝霞乃最澄也今此獻山
中秘篋第一云。檀堂問消歲二月消字何義余曰陰陽
家用為選擇之義於字書未見選擇之說余諾檀堂云古
人好奇文及芻狗曰舟大竹馬曰篠駮。十五日赴宝滿
寺之招与主人東谷夜話從容快活一場次日点心齋會
罷辭去東谷讓以欠莊嚴之具余戲之日夫莊飾豈謂炉
瓶檀畫等物但飾以人物而已苟有人住則作屋炒舍亦
金殿也。十六日赴建長方丈石室請了菴和尚有聽松
堂詩曰世無寒山子好在誰解聽石室和曰雖無寒拾葷

虛空側耳聽二首共貼聽松軒左右時石室話曰有一秀
才持佛山虛谷各過元叟和尚於其隱時知客不容通信
秀才以詩呈方丈曰紛々松子落清慮路入泉声十里餘
為報上方知識道有人來獻佛山吞元叟視警接次日上
堂說法次曰今時知客不具眼往々失人。十七日陽谷
訃至余和圭大章句槐曰四海平生陽谷叟云々。十八
日問註所奉府命請截却首座於善福寺却再三拒之余
勸令應命自謂曰凡今時江湖公舉不行奉之者只同族
而已江湖之義安在哉却遂應之。廿日赴建長正統庵
忌齋告主人無礙住持石室曰天津橋新成但恨有境与
人境兼備非兩和尚而誰乎請攀一覽亭例作偈于揭
橋左右千載喜話也且此橋名或譏以觸夫子屋余辭之

曰仙國既有應供廣濟國師號南陽忠國師天津橋上弄
胡孫之語不亦宜乎又聞泉落陽橋本名落洋宋真宗列
微行周覽山川似洛陽曰今名之是日和聽松偈寄改
石室和尚去三月於園寬經始一房乃扁石屏有軒曰
宿心頃手種梧桐時內府賜觀音并朝陽對月三頓而慶
新成蓋余為授老而所謀也廿九日淨妙芳庭來話就
而知佐木六角殿四月八日印時誕一珠蓋佐木崇
永祈請于頂法寺觀音大士而得之懷將誕時有電見之
異既誕溼浴襪員即名曰電壽芳庭蓋為佐木所皈依
在尊者也三十日亮侍者出天津橋偈曰洛陽橋記兩
三字余問兩三字是何字亮含糊余為昏其語曰翼以扶
桐而兩之蓋三字者而兩之之三字耳上已用翼字即兩
之之義也了庵和尚偈曰洛陽橋記兩三字問者師僧揔
不知是也

六月三日東谷作八句偈以賀石屏落成有曰栽梧桐外
鳳重宿洗竹認前月異常福廡兩山受余之知者競和之
諸兄弟會次余曰石屏盧公稱雪豆未詳所出近得雪豆
芳烈集乃祖庭事記花之類中載石屏盧公夏注曰師自稱
之也廿四日題天津橋之六月偶來橋上游以生毛竅
冷颼飄然欲從茲去一葦銀河万里秋廿六日玉便
岩忌就府打扇幼君賜香奩甲雜賀侍傍談及法要
七月一日為亡母設小供且開講孟南金經疏內府及幼
君命以視景道景賜保壽公文三通二日爽旦入府謝
保壽公文十四日新造地藏小像穴所坐岩背為收亡

母遺骨訖炷香禮拜仍對新像讀地藏本願經其事終如
在 金十五年前在京之西山作送藝上人皈九列詩曰
海上仙山即九列平生有意踏巖游秋窓一夜閑敲枕望
看靈樁把斗牛今日上人來謁且云以此詩及所記五六
首幸似唐人 皆云疑是唐人作也 廿四日迨達
長西來院與鈍夫諸老相會仍喫雪梨鈍夫說竺仙曰今
日本六七月間熟番乃張公梨非雪梨也 余讀虛堂錄
在滴油箭夏蓋唐土戰時以油甕加大箭首点大射敵陳
中而破之謂之澆油箭

八月十四日京之音耗至去月廿八日目山徒強訴官折
南禪山門諸山退隱前代未聞也 十五日覺園朴艾律
師七年忌拈香其略曰去律漸遠禪教律之徒相矛盾蓋

在作有

禪佛意也教佛口也律佛身也身口意一躰也而今不和
合可惜也云云頌曰漫以魔雲蔽覺天毘屈大法一絲懸
誰知戒躰如月五濁波中觸處圓 心岩首座至今余就
告京師魔事云凡魔有二種曰外魔曰內魔 云云尤可防
也吾宗今時變為名利與教徒迥異是以招魔撓耳
九月二日為二三子講三休詩法目告曰凡吾徒學詩則
不為俗子及弟蓋七佛以來皆以一偈見意一偈之格等
偈俗子詩而作耳諸子勉之又詩補於吾宗不翅吟詠有
矣 十日山崎深禪寺律師來詩話及天台教余云法華
以何為體曰以中為體余云中以何為體律師曰十
八日迨穎中山於巨福清流山梁高僧傳云我近句讀出
此書教中有疑處子其旦坐一云次之預下一点朱山指

以問余之畧辨之而已山之微子不能以瞽我疑矣
十月三日值先妣諱地藏像前炷拜讀誦本願經古香之
永明壽禪師放生之西方有人死必入冥府壽禪師曰放
生活命不經于世府余偶讀之而有感矣有一優婆塞問
以殺生及鬼神事余曰凡殺生招短壽報諸佛皆以慈悲
為本不殺乃仁也慈悲也故居五戒之首汝念之是日余
在石屏義田東谷諸公來話之及叢林之弊余曰今時兄
弟不依老宿是以往之失節不成器者有之可愼矣且蓋
兵器自防是乃非自防而即自賊自傷也古人有兵是凶
器之戒可不思之乎

十一月廿八日五更援筆作偈送淳上人飯臨川兼東畢
東岡重刊禪林類聚目慶禪林再興 廿九日保壽忌齋

余對諸兄弟曰今時叢林會飽食雜話唯世事而已聽聚
者掩耳擅那信施虛受之譏可免乎

江河淮濟天下四瀆也而南人凡指有水者曰江北人曰
河者以常見為稱也南人以溪澗為一姓所居之稱猶今
鎮倉呼山谷之間一村為某谷

十二月十四日梵與自京還出春屋等諸老回書三會龍
湫云今月初三入府肉身點庵之近代禪法衰微擅那不
信是所謂內不應外不能為之理炳然閩東古刹之風如
故可羨之予時芳庭枉道來話及維之諸刹皆仍曰之
事余謂芳庭云今時去仙益遠人每本名誓欲退藏自養
以待死而不能矣古人急流勇退之語令老儂不汗頰矣
乎 廿三日中瓚來告園覺住持命以昏扶我余目示曰

名實不相當則古人不居其位名乃實實不必求示不必
辭惟顧其道如何耳 信州大井洒掃公來余謂曰古人
去臘月三十日如何折合去也生死度大每常迅速是言
今通惠也今時僧俗聚會談話未常道着生死二字是可
嘆也生大已過死大未來公宣番意莫作等闲每我每人
每度生相如是觀時凡世間苦樂等度當下凡解冰消不
待遣公頂受而退 三十日當寺隨例自初夜入定坐禪
余暫出定自得句云看之送盡一年窮走殺村童与社翁
自嘆頭陀坐不斷夜深觸倒紙屏風點燭記此時二更也
十五日過續燈庵方澤出示孫上人飯越詩而求改分句
也曰上人告別入鄉園書錦輝之照越山余才二句一髮
迨之隔岸山蓋不失越山之義也隔岸越山多

成本
常作

正月十五日過天神祠庭梅盛開自作詩曰天初塵不到
岡殿霧初開墨潤東雲倡香吹北野梅孤魂應未死與口
已成灰更待藤花發春殘蘆一杯 集中不載
二月十日或人袖紅梅詩來求改首有時矣二字其餘可
知也 仲弘詩云漢殿經焚後嗚然臥草中
雲凝東谷未遊聯句時石屏松風謬之而鳴雲凝蒼首曰
松色吹暮色時及夜點燭余曰燭影借隣光凡三十句續
而散今月五日也

眩雷塞名在自強之北縣音縣列縣之縣也

桐雷桐即桐君藥錄三十卷雷即雷公藥對二卷

才侍者問麻種引廣記答之後趙石勒將麻種者太京胡
人也植性魁險鳴毒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東啼也絕

至今以為故事
鳴菴西京賦考引和校注菴管也促曲令急
木強前尹有傳木強少文注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又
見于韻府注也廿四日過祥光庵主九峯話以天津
橋頌曰要使人之離水泥截流一句便高提有時移步天
津上踏折河邑不取西余亦奉鄙作云云
九月四日余得仙光祖真蹟於大清和尚則祖戲題万年
松付鏡子曰石上龍蒼思不禁津之引我百生唯兒童不
許何年有競惜總前一寸陰時甲人等滿者來余出示享
濟云此乃我土所產万年松也其生三五寸許乾死之後
入水則復活之
十一月一日二階堂駿州吏部養子六郎引一僧來乃審

名明栖年三十京人以大道小師隨土州太守細川洒掃
遊于五臺山遂考暮心化緣重建文殊堂化疏定山和尚撰
余因緇念勤夜話詳問而乃得知委曲北堂尚健且那斥
山於五臺山下連接待庵中高脊記主吸江庵五臺山乃
行基菩薩創建初名妙高寺五臺中南臺是也安大威德
明王像菩薩七日修法明星現于檀壇前收之引文殊像為
兩眼睛時神龜元年甲子三月二十五日也聖武皇帝同
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賜額金色院自神龜甲子至貞治
六年六百四十四載高野大師嘗住此山元亨中吾先師
隱于此創庵名吸江之
陰康仁林賦考陶唐氏之舞師古曰當為陰康檀壺問
余引之又問窮桑尸子少昊邑於川曰五色在照

三年廉成

年四十六正月六日雨止矣向夜風急諸道人端坐堂中
窅如水也三更後有人告曰東南天色微赤恐是鑪倉城
中大發黑烟赤燄巨天余出堂巡呼行力警火復入堂遍
警諸道人曰坐禪七月將滿當慎終如初則道業無不成
辦允字道十分至八九分多怠慢魔乃得其便作障宜入
思之特諸道人或坐或困亦與諸道人話之諸修行中坐
禪最難惟道者自然不為難念起念滅都不管他何者則
起滅念之皆空根也 七日天忽稍快且風猶甚息將起
已時禪得句曰昨夜三更火發今朝萬竅風號道人心地
如水一任颯天怒濤 園侍者來告昏快中瓊修正看經
三日並奉經至第四日不遵住持之命以與怪也蓋曰例

修正五日輪差諸位侍者克之令則不然專系昏快是以
與議怪之余曰侍者乃住持之所使令也宜遵住持命凡
今特翫林後生輩不遵住持命滔天知之於是下是也
園覺衣鉢侍者來傳住持命告昏快出院事余曰奉前倡
以富之耳臨夜坐禪立刻篆香六寸以為永代家規坐罷
會諸道人於方丈而点茶因說今時佛法淡薄諸方皆為
名利圖爭之場本寺宜以坐禪為務飢寒甘苦古人為生
死皆忘之青銍和尚南陽國師風葉擁趺楊岐滿床雪霰
是其樣子也千万諸公自今去以生死為念漸之修行則
與佗古人齊眉未晚矣 昌頌侍者來未建長僧名字之
蘆余堅却之且告曰今時名字競進以敗吾宗者往往有
之惟以道自牧以生死自懼致之策勵以成其友則是真

益友也如是苦口叮嚀移時而去。九日建長朝貞二侍
者來談話之次余告曰今時吾宗寂寞無他。以吾徒不修
禪定不明心地。惟名利人我是爭也。願二公自今而永不
作斷仙種矣。中瓊來告。因覺方丈免。參。余不出。應少
間。與康上人語曰。今時兄才往。棄本逐末。背正皈邪。是
亦吾他。稱知識者之使然也。余視小師。尚如路人。况惡者
耶。永不欲見。是則玉成其人。庶大慈悲方便也。康曰。問坐
禪。公案提擲。或人曰。於。字不徹。別提擲。乃法。飯一。話。則
悟去也。遠有勝劣也。否。余曰。譬。今有病者。服大藥者不愈。
或教服冷水。便愈者。則水之。與大藥孰勝孰劣。水豈勝於
大藥耶。茅其病。宜於水耳。言人公案。亦復如世。只應其機
耳。大惠。因悟以前。言公案之說。是亦一時。權宜耳。康又問。

作四句偈。茅三句曰。轉句如何。余曰。經有生住異滅。四相之
說。是可觀矣。上秋霜臺。來道話之次。及今年先君三十
三忌之。夏。余曰。凡為天下行公道。以安真俗。是則親恩。私
恩。一時報了者也。不必種。作善為公。夏也。又囑。以天下
佛法外護之。事。海藏主。問。門。從。上。祖。師。諸。仙。事。與。今。禪
樣子。大異。其。故。如何。余曰。易地皆然也。此。夏。善。在。言。句。上。
三。乘。十。二。分。教。豈。無。言。句。為。以。言。句。不。同。論。心。宗。則。埋。沒
祖。師。也。瓦。子。大。小。輕。重。或。金。或。瓦。或。土。或。木。但。敲。門。作。警。響
而已。獅子咬人。韓盧逐塊。
李賀詩。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鸯。
正月九日。遵。昏。記。問。自。知。二。字。平。及。余。曰。善。要。作。平。去。用。
則。作。它。則。依。旧。是。雲。門。颺。下。一。片。葉。字。作。兩。音。但。作。作。自。

平声則俗音也。如潭字作平也。十三日希岳首座來話
建長新年兩門徒事。余以中流共舟胡越同心之喻而告
之曰。今時佛法惟禪宗為殿後。今自宗相承看如世。佛法
其亡乎。可惜。建長寺奉崇二侍者來講百丈清規。余戲
答之曰。今時所皆孫吳兵法耳。清規雖講。恐無可施。皆講
懺謝而去。

二月五日。孫首座來自福山。余乃疑之。說話云。凡今時佛
子不依教量。但恐人情。律不持。僧儀不修。僧服之上。撰戒
甲。與彼正道門邪徒。同科自令。以後吾禪宗有何面目。余
生年四十六。未嘗佛子著鎧手。又之儀。凡戒文以殺為食。
以仁也。仁也者。大慈悲。佛乃大慈悲父也。而以我佛為食。
為命。為居所。為衣服。為名字。而及之。佛子稱皆虛耳。今時

後生禪子。宜誦梵網經。以懺罪業。不示則撥。每日果之譏。
何以免。吾凡佛法久長。實賴律法。故佛臨涅槃。有扶律談
常之說。僧而不遵。佛制。而及習俗。風是所謂。師子身中之
虫也。天魔之徒也。我如是說。固非勸人。但自警自勸耳。嗚
呼。哀哉。孫失邑而去。廿一日。余讀四分律。佛制。娼戒者。
皆丘媼。雌狝猴。同制。娼。有等戒也。又引遺教經之說。曰。梵
對諸子為訓。末世比丘。宜遵佛制。力扶正法。莫逐邪蹤。特
因覺二兄弟來訪。又囑令。特兄弟習成。魔兵之業。以破吾
法。戒之。同公等。宜力制。以令。皈正。路則。佛祖。中興。必有道
時也。依田居士來。問二乘三乘。洎大小乘。教內教外。乃
至因果等事。余畧說。示且囑。發大死心。崇敬佛子。則現當
二世福壽之基也。居士曰。今時禪徒。後生輩。豪氣。而乖順。

甚可怕矣。余云：時當后五百歲，國諱則仙金言，每慮應耳。恭侍者重求講清規，余拒而曰：夫清規者，日用四威儀中，事具於一心，若正則清規何施哉？而及是，則終日口談目視，只是虛費工夫耳。恭不復言，遂巡作禮而去。

廿二日，宣大義至，出近作一首云：某喪親以來，禁詩不作。昨日試筆，管哀其偈曰：千三百里赴親喪，一十五旬飯。曰：房問訊去時黃花色，何如今日芝蘭香。余乃和之。今略而不載。見本日記。

廿三日，秀高侍者來講詩史，余及勸于以仙學嵩懇請說北征一篇。余云：此乃少年漸磨所好也。今時學詩者，專以俗樣而為習，是可戒也。假俗文之禮為吾真乘之偈，是則名為善用者也。

廿五日，初更禪罷對諸子說：示僧儀可慎之意。時松岳雲來未免中瓊，余目詰

怕本
怕惜

故本
其作紫

漸作暫

今時純飯我者，便為摩頂。虽惡者免之，是以魔俗益盛。仙法衰微，余天生不与惡者同途云云。今夜五更，秉燭照衣鉢閣，偶見周志者困卧，傍有一刀。余潛取之去，拗作兩段埋之地中。而乃擯志出院，志懇悔云：為防賊暫借之於僕，夫求立誓不許。諸道人再三和解，未免亦不聽焉。盖以警非法鬪諍也。

廿六日，過于芳庭，出示万年心續化疏，目說舍利緣起。建仁開山千光，与冥朝大井殿世互為師檀香大緣。千光受大井殿命渡宋，取佛牙舍利而求建仁開山塔有記。今心續院仙牙昂是也。与鈍走對說定鐘，乃今初夜坐禪鐘也。謂之坐鐘，諸山疏列名某寺住持比丘某，以尾為上。一山因師作普慈，諸山疏如之。大鑿作圓覺疏，亦如是。東陵以首為上，未知何是。

廿七日，慶

九峯來話曰今時叢林人我如山南以爭分是則法滅時
至每可奈何余曰出家人惟以生死為伴不患無隣仙言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我即我之我也每我每不唯我
我故每不我故每我也世之客南北彼此其間哉末世人於
人每道念是故人我高耳廿九日西門師姑以苜蓿
餅供開山并象僧曰請聽法要余時正讀梵網義記洎四
分律為講十重之首殺盜淫三重又說律部中之事守箴
那比丘生來足下生毛而不踏地仙聽一重草履口口之
制始於世又五十長者者舍岷山作六十房而施佛及四
方僧作房舍始於世矣師始誓首而去
三月六日赴淨妙之招點心罷茶話或人出一軸頌作者
十二人中存者唯零頭耳可悲零頭二字未詳或人曰零

即零字零之碎之義東坡自謾之辭也山字十五日

中昏請為先考古岩厚居士三十三忌拓香蓋中昏自信
列陣并供特製金襴袈裟以為施以古岩曰戰袍一斤零
碎者為怕子包裹裝

四月十七日為象講妙喜普說二隱且云古人一夏九十
日尅期成一行三昧諸公宜力精進多用問禮三十个五个
往來惱我有時俗客至余讀經不顧既而出見客尚在詔
曰仙制看經中間不應札者以妨看誦也廿日曇瑛懇
求說老杜詩余欲之且云自今以去誓不復目外道典籍
公其勿乞瑛又乞講東山外集余云外字又是非外边事
乎瑛笑而退晚召淨光行者剃髮以刀子權罔余曰誠行
者更力自今以後持刀者出院仍收其刀付修造司銷鑠

作釘以懲之。廿五日淨光院^明寺律師講華嚴五教章余
往聽之講罷律師問教外宗義如何余曰且教內看律師
未喻余笑揖而歸

五月十四日園覺天池瑞光二庵同袈裟上條^條夏不好人
分為兩黨連署周一侍者与焉余誠令請暇且云余自十
七為僧至今四十六未嘗毀人亦未手兵器或聞不好人
事則誓不与某人同屋吁嗟可惜今時佛法破滅矣奈何
乃教園侍者往園覺告退於石屏寮告諸老宿曰今
時叢林不空老病者之居况屋宅之設只得一宿之過耳
豈可蜿蜒意窟者哉又余天生不与特儀合如冰炭不相
入耳理合抽身岩穴待死豈与兒輩爭捷徑者哉十九
日芳庭至曰園覺門徒老僧皆欲不退石屏設雖可退延

期三日可也余便止笑園覺諸公未免一侍者余不聽曰
今時兄弟多逐流俗蓄兵器為不道之事又各立门户譬
如夾截虛空吁可笑也建長傳芳之徒厚浚求信道元
回報乃作偈代簡曰中峰一个破砂盆扶起須憑直下孫
半幅書中無限意三千里外与誰論

六月一日慶諱一僧來洞下人也求改名余不肯對其
人之仇今時改名多為名利佛法衰微皆由是致然但能
自力續仙惠命者乃弟子也不必名之以為弟子也

衣之

十日問住所部來話且問嘉遯負吉之意余以時節因刑
緣天分定教而畜之因言凡生此世界者皆苦樂相半故
号堪忍立不超世间如世世间亦如世今當後五百歲出
闢諍堅固之際獨特堅忍之心者千万无一公姑自寬而

待之時之未晚也。公倪而退。蔭首座問伯裘。余曰。伯裘
乃酒泉劉魁。狐字也。陳裴見太平廣記四百四十七。
廿日。宗梵侍者來。話及國覺天地藏六文會。名猶芥室。二
題蔭大樹。登工科。余曰。說文章詩句。先須講明。二箇什
麼。則先立志正。則無邪。而後先得第一句。次二句。次三
句。次四句。乃國備也。因奉高僧。登松詩。老杜絕句等。
廿四日。芳庭和尚來。告上京將平六角殿。先著江州金剛
寺。遂當達于洛城。蓋佐木崇永字雪江。世壽四十五。薨
京之甲第。周維于江列慈恩寺。雪公少年始從軍南方。律
之仰。就芳庭覓先師法語。至今不離身。每日炷香頂禮。
國覺梵相。藏主告別。求國鑑之說書。以送行。
七月六日。人告今日西來。門徒自宿。止鐘鼓燈燭。誦經等。

帥作師

真徒皆甲。會于監寺寮。以使追出長老。立東林。白日
使力者。早輿出山。退飯玉雲菴。八日。為象開講。孟蘭盆
經疏。相城禪律徒。象皆來聽。及夜。禪起。就于經藏西欄。与
瓶達二姪對月。納涼。旦話我相。不空。仙道不得成。目話前
年九月十日。夜与達上人。在大岩寺。而一宿。夜半月下。忽
發。与我見之。達問云。一念万年。一念如何。觀余曰。早成等
二念了也。十二日。在中衍香記。來自休耕庵。道話終日。
衍曰。昔有秀才。題詩焦山。以月亭云。會得松風元物外。方
知江月似我心。用福寧道者在傍。改元作非。似作昂。余曰。
勸他應緣出世。問答往返。他似有肯路云。吾福薄。出為人
則多煩惱。余曰。只个煩惱。即是安樂也。公年及五十。自今
以後。作自利作麼。随分利他。以助仏祖之化。真个好事也。

射罷例將鉢到池上餵魚又於方丈前餵鳥壯歲以來每日如是不必書也然日用工夫不漏一事云三十日正續院守塔侍者如旭居記常門徒連署來余對面且語且泣而曰夫僧者和合也而分作兩徒則不和合也是即非僧也而稱仙光大覺子孫善為可也佛法破滅時至不如速死為愈嗚呼哀哉痛矣泪下數次而又告曰公既稱侍真余之如是說即對開山祖師真而懺罪也莫作斷公種種莫作廢浮屠之位千万余堅守一節持和合論以告來者豎點首者十有一二吁僧乎何在泪復下矣遂令昌甫上人巡告國覺大庵并首座東谷等以連署不可進東事并和合之義次以中康往淨妙芳庭處而告曰望和尚亦堅守一節莫隨他去也及晚特過祥雲占古天評論

庚子

和合之義

八月一日泉倉既沈香一塊破糖一壺蠟燭十條蓋俗所謂恃怙之節也時曇瓊來余謂今日之莩不知公家果有故否瓊曰是則天下疑之未決者也或云古人以田實初相餉謂之恃怙詔相近之然未見出處雖然朝和廷以下盛賞茲辰蓋俗習也正續院令清巖主來就告兩門徒和合之義此巖二巖主來告別之京亦告以和合之義此乃正續院之使也故求余書春屋龍湫等也余特令俊巖主往九峯處痛哀而告以門下不和合而違于僧各仇今天下皆是也而於滄之中一柱屹立而障狂瀾非公而誰也庶幾莫隨他去也至祝之九峰回報曰所告和合之莩一深副老懷取不遵兼乎國覺首座

使來兩門和合有所望也。二日赴^表愛甲之請官伴工杉
中書二階堂駿州僧座若干人點罷會于昏軒話及圖覺
止諷經之竟余亦以和合而為義古庭独似手不服也及
晚步往淨妙和會園覺京使之竟芳庭出示圖覺開山并
法光寺殿時宗來往尺書背印圖覺開山回書曰請更副
寺克衣鉢侍者建長等宣侍者帶一雛僧來問其名則李
瑞甲州人年方二十天生會作詩句隸名建長瑞袖出新
作和杜甫夔府詠懷詩句寄甲之曰友首句曰取別西湖
口漫遊東海邊又曰憂天恰和國望海問桑田余最愛世
一聯遂告曰自古年少聰敏之人是乃宿習餘薰也年二
十以後相續進步則成器不然則自負聰敏其言不成者
多矣子其立志如善財下問如趙列得少不為足則前程

不可量也瑞拜受而。三日圖覺安往都^寺正續侍真去
旭昏記並上京求京書余乃書而附上春屋菴漱等皆以
兩門和合之義。二更忽聞敲門声云鬼窟^窟修理亮來告
切欲改服盖以不賞也再三勸勉而慰之遂皈祥雲庵而
一宿矣。四日余在召屏山中諸公來遊皈整侍者來改
送行詩余以其俗甚請別作來曰話諸公曰今時僧詩皆
俗樣也吾高僧詩最好今僧詩例考士太夫之體亦可笑
也官樣富貴金玉文章衣冠高名崇位等弊尤多弊則必
跡生跡生則必改復古高僧之風可也。鬼窟^窟子息小童
來尋父海上居士為父子排辦点心上教兵部來謝霜臺
上表鬼窟道世之竟。五日私至道出示南遊途中作教
首又出唐人旭明元題瑞泉一覽亭詩曰欄干縹緲錦峰

頭塊視三山与十洲翠玉一峰知華岳青烟九点見奇列
空窮雲接蒼梧晚不盡波添碧海秋使欲題詩招李白御
風滂氣共仙遊南罷入府与幼君相見畧叙霜臺上表
鬼窟道世之夏晚過祥光庵訪九見留而夜話手披人峯
天眼目每遇疑处幸以見问余畧答之六日上秋中春
使者來告霜臺上京余就祥雲与鬼窟同飢日慰喻之
七日上秋兵部車騎而來延于書閣而茶話及天下大夏
并霜臺上京夏遂引過祥雲而面論鬼窟出家不可及復
本矣一族皆未賀良譽首座來說兩門之夏余告以和
合兼言宗門得人益難院子大小田地厚薄但世相有為
耳不必相爭也本瑞又來求改和夔府詩且言甲之行
在近余乃細讀教過略改罷書其尾云余二十年前嘗在

在京師讀碧山堂詩和夔府詠懷以為妙不可尚今觀上
人必作妙之又妙上人必欲余潤色不免信筆點竄為還
哥呼他日入吾室搔吾戈者必瑞也八日值藝藏主告
別歸播列求語余告曰今時為僧不修定而惠是求恐非
正惠也公其修定也九日書用文解一篇并詩一首送
藝藏主兼簡室林竺芳法雲各二道友十日入府与
幼君對談梔棊引就于大方殿面諭上秋霜臺辭職
上秋中書宅而面談中春出示霜臺辭職上京二書十
三日師姪梵芳上人來自東勝出近作數首一則飯田詠
一百五十六韻効古詩體艱澁用奇字往不可讀也
十五日為竟苑朴艾律師拈香十八日為中出求州化
閻魔堂疏廿一日余正患足心地不快也二三子話及

四大五陰自相共相之說。廿二日讀楞伽經且点号盖
欲便于諸子觀覽也。廿三日夜中園覺有魔事盖目未
日連長開山誦經也。廿四日演大義未出諸公所作一
卷八句律詩寄玉川上人寓京陵川寺也。求余改正并作
序。廿五日讀楞伽經三卷。廿六日讀楞伽經四卷。
廿七日讀楞伽經四卷。廿八日四更禪起自擇大焚香讀
楞伽經時有地震。廿九日讀楞伽經四卷。三十日為大
義責改寄玉川詩仍書兩件夏盖架架字略下衣字是乃
法滅變白之垢耳。

九月二日四更定起燒燭點楞伽經畢此時人多聒噪盖
海颶作崇園在^左之一路殘破者多矣。七日招見藏主而
同飯盖供看經也。余目告曰凡看經須具眼不然則被經

看也。八日梵珙出近作教首皆可觀矣。日暮雲迷樹昏
寒雪滿山奇句也。廿日大風俄作人畜警散余急叫僧
奴作防風之計相陽城中鑊倉諸谷无一不破壞摧折者
土人歷死者往有焉然独吾山中殿宇房舍无一損傷
者初更禪罷召諸守官說曰凡世間虛幻無足道者雖然
山門竟之著意能管莫令有漏失他日出為象首領院竟
以令為歷試之功今世以灾天下无一免者惟山門無患
不亦先師德乎而為已功則必有他難而來切祈諸公居
安益懼以坐禪為勤則三灾小大不能及設有及亦未為
患也。廿一日已時禪罷會於方丈謂之曰昨日大風天
下之灾吾寺独獲這是則開山冥護也諸人當益以禪誦
為勤勿以无灾為幸凡物得失相半居安忘危所以不保

也。廿五日，唐人刮字工陳孟_子陳伯壽二人來福列_封。
臺橋人也。丁未年七月到岸，太元失國，今皇帝改國為大明。
明孟_子有詩起句云：吟毫玉蕊月中毛。廿三日，余步往
召屏為修屋也。謂諸子姪曰：園覺風損，余室為最。嗟乎！去
年九月三日，被飄蕩，今年又甚。奈何！天灾虽重，人也
有弗逃之者。又吾室上漏下濕，每一乾者，格相則每恙可
喜也。龍山墨蹟，雪樵義堂說用山所贊觀音像，亦並_恙。
最可喜矣。同詔諸同脚曰：屋子破損在，皆是吾每以為
憂。惟証卷，似像墨室損者，是為大憂。今則每恙幸矣。與隣
房室，山東谷道，諾及叢林，陵遲人心懈怠，當宜各_二鞭策
後生，以成法器，報仏祖恩者也。晦日，開山忌，禪起告衆
曰：今夜四更坐禪，每九禪院，每大小，以坐禪為務。况當僧

寺先國師開基，專為坐禪也。諸兄弟各_二安禪靜慮，則它
日出為知識，自利之他。基益莫大焉。特是日，隨例長坐，益
宜自策，毋待余言。

十月八日，搃持居寺長老，問修福得益否。余答：達磨對梁
武人，天小果，虽然不可謂益，亦為助緣行之一耳。出家
苟不明心地輪迴之業，必也不可免矣。稍以坐禪做務，坐
禪功德比他人天福業，万分不及一。居長老隨喜，頂受而
退。十六日，余訪芳庭於黃金閣，每外在座，談話云：天下
人材日衰，可惜矣哉。庭云：京師有默庵諸老，關東西寺有
中山洎子，足多。余謝不敢。每外曰：凡今吾朝，稱禪宗者，惟
臨濟曹洞二宗也。臨濟每盛，曹洞每衰。而然扶孤宗者，惟
子與九峰而已。廿一日，余独往訪在中，於報國話及應

世隨緣不必守節之理且論大惠雪豆東山諸老語句可
則在中曰余夏過子於瑞泉見教進退出處之間吾退思
子言中余痛楚不免今居斯席云蓋余今日三日往謁
見府君於武城行慢之次幸在中於報國且那上救乃余
董其席在中不嘗知余陰計之余不敢矜其功於在中而
不向人言之

十一月三日真東藏主回自江甫出示諸老送偈且云江
甫大亂仙法之危莫甚於斯時中端侍者中津侍者皆無
國歿 十二日力石居士語古今治亂王道仁義等復余
曰曰吾國大儒忠範八十一病將死上救兩管領洎駁列
各出金穀助其藥資延齡在八十二可憐凡今天下居權
恙又云今江甫於明列海邊造船將擒伐高麗國恐當及吾

家者當好文字不然往之共政公盍勸兵部文字云云
十三日野列太守來告府君數日不恙今既平安且問四
皓何人曰昔四老人皆賢者避秦暴隱商山謂之四皓以
偕白髮也漢高祖惑戚夫人欲易太子位呂太后欲用忠
臣計召四人者侍太子祖嘆曰羽翼已成不可動矣太子
遂定四人者復隱不以功自伐可謂出處皆為天下也今
府君幼猶漢太子能保之如四皓者誰歟 又問孟軻夏
曰凡人以所習為賢為愚故其母三擇隣以居遂為亞聖
其近習者可不慎哉 廿日會少室芳庭於石屏時有
老狗在戶側而川室曰說武列其社有鷄產卵三而死有
牝狗乳之既成每行必背上載三雛而遊又庭說昔雪村
曰唐人俳諧休云君豈艾子為檀釀乾坤壓作七八斤且

謂今時稍薄人。以權貴而為負。故有志衲子之徒。習以
成風。是可痛惜也。五續院祖諱。翁罷引芳庭。坐于一板
軒。話及傳灯。杲序檀釀二字。庭之嘗。同之梅雪村。唐人有
句云。若吾丈人成檀釀。乾坤作七八。斥壓。

十二月八日。駁列兵庫二居士。同喫紅糟。次駁列問紅糟
之起。余為檢仙祖統紀出家成道篇。集家譜一篇。以答仙
恩也。曰。牧牛女。歛乳糜。今紅糟。其遺意也。駁列又問坐禪
要。余曰。禪者定之稱也。慮靜定。則嗜慾不作。言人云。一念
切善。惡都莫思量。如是久之。修行則坐禪之要。自見矣。不
待具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是也。翁罷管領兵部。至乃
訪以壽藏之緣。且言當於大藏谷擇地立寺。余因勸曰。凡
今時士大夫。与吾仙氏交者。往往以勢利。是不可也。當以

仙法相友善。兵部應諾而去。十八日。良弘至。勲二侍者
來。並無惑之徒也。出石室。送偈竹山和什。中岩長篇。皆言
者。師疾赴師喪。目索余偈。余但勸以修禪。辨道曰。戒定惠
三。則從或定。而出室。一日。斥時安禪。之。不怠。則香業之
進。不勞鞭耳。廿三日。野列駁列同時而來。余云。允治天
下。執權柄者。當勤文藝。以益其智。不然。周牒多不通達。故
禪院。稱住持者。亦有清規等。以助安象之儀。二人又問。仕
途進退之莫。余曰。仙出真。必觀時。至則出。苟時不至。則
其法。不得行。余人之各。位。以中為期。過猶不及。過者必失
其可慎哉。

四年辛亥。後園融天皇即位。不改元。
年四十七。在瑞泉。

正月一日天氣殊佳佳五更鐘鳴出定炷香少師度茅展拜
祝歲東班現職行者轎番各一人度開靜啟鳴上堂喫粥
祝至開山諸誦經罷入堂而坐庫司雲飯鳴敷座點心
罷離僧諸子出試筆詩二日禪起點點之罷與連金二
道人少話及諸宗立教之次又論一代時教年數以五十
年說之。庶群下山根蓋雨候也。三日五更雨降乃信
庶下為雨候。六月惠金道人說善無畏三藏自天國至
不遇而飯時以大日經并仙舍利藏于久米道場刹柱之
中而去後秋空海叩其柱而剖之遂流布天下是夜夢伯
奇西堂出近作示余未改余為改且竟而記曰霜天寒素
月明何云之蓋紀嘗同在天毫乃松洞時度也。八日楷
檀堂出示化經櫃疏其叙有馮清川四大部小藏之說且

云未飯的出處余按仙祖統紀通塞志云紹興二十年給度
中知灑列嗎揖号不勤委清使樓郡度別僚佐具衣冠望
闕再拜著僧衣并座檟柱杖膝上說倡言而化始揖問道
於果仙日頓悟心要南渡之後所在經藏殘缺揖以奉資
俗傳造大藏經四十八部小藏四大部者世以華嚴涅槃為
積珠林為四大部今日本以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為
五部大乘經未知抑何等教或云智者教中有其目子未
見所出後見北洞延慶經藏記曰般若華嚴寶積涅槃然
則統紀四部中有珠林二字蓋化也。檀堂又問仙經結
集七百集之緣跋闍子檀行十度之目昧于其地余乃結
引跋闍子十度四分五分二本畧答之。十日與無外話
及古令仙祖得人改弘道且云禪者當傍孝教以外侮禦

大元國華嚴宗徒嫉吾宗盛有不利於吾者乍入江南禪院時真資庵住某寺之當才一聞竟庵知其意令山中諸小道者各誦華嚴要文自老至少奴僕皆克背誦華嚴講師入寺聞奴僕誦華嚴要文乃心服之余聞之不聞和尚余近日心地不快禪誦尚不懈焉都寺咨曰勤苦而陪眾必恙病難余曰禪誦若病難則余所致也允坐禪一夏余病中不可怠何况健時乎十九日梵筭自圓覺未告夜裡号開山門徒者會于他日庵議改新兩班等廿日余冒雨篋笠步赴正統忌南庵主告曰今日圓覺門徒曰夏一個不來爾罷飯瑞泉與心岩話圓覺圖諍夏呼諸公因叮囑以止惡作善續他惠余且說余自少年發四弘誓誓不復傷人今年四十七來日無幾豈可復隨他作惡乎

未作未

煩

諸公同心莫隨它去是余所祈望也余不覺潛然羞圓與二子往荻梅大庵告云吾先師門下諸兄宜勿同它黨巡若同者永不可容入吾門云云又遣園侍者過正源告芳庭囑貴家兄弟莫同他黨時中山亦在座諾余議乃遣使戒續燈云云廿一日云續院主飯回門徒不承之夏告山退飯武列矣廿二日四更禪罷余忽思量今圓覺夏既如此吾仙老開基之場化肉魔窟子孫結黨與住持予者自獻無力救他不如退宿風之居遂点灯作偈曰竊食山中十二年独行独坐安眠兀兀不變格相宿一任春風独每夜煎圓覺長老梅林和尚兩班交代鳴退鼓目更也心岩榎堂未啓退宿風作什麼且緣而住好矣余曰三界隨夢幻之居何処不空華室但由地幻而居耳圓覺飯法都

聞來說長老退夏云開山門徒無罪過余曰有罪無罪且
買紙有是非乃是吾宗耻也古云兄弟才閹墻外禦其侮今
天下嫉吾宗者如蝟吾徒恬然不悟吾作國爭以隨他計
中痛可惜多廿三日園侍者來告夜來石屏寮有飛磔
之變吾訂榜之唾蓋以余不黨門徒之議獨立不移也余
思惟曰不如遠寮級常住莫令打破而後悔且云九出家
人有緣即住無則去玩蛇惡窟煩惱之根本也余意決矣
明當新即作偈曰辛苦修成回鳳巢碧梧稍見出新梢昏
風且莫咬枝折留待他年宿九苞海風即高名也余手
種梧相安其軒名也
廿六日高崎居士參扣之次汝求道号云為國師之才子
法名道恭字函岩嘗在府中見國師年譜今不知在何處
乾求一本余因話年譜則人之一生之中每日行住坐卧

之際可作夏也日本謂之日記余乃曰日册工起每日
自記自檢好惡二夏何多何少以世自警策云函岩又話
及國覺夏并僧供等夏余從容告曰九仙在世時皆如世
故每一人犯夏則結一戒如一比丘醉酒乃結不飲酒之
戒也况今末法去聖日遠人心益薄欲無犯者可得乎然
而三寶有正像未之異今末法除破戒僧則每一個可供
養者若不供養則以何功德為當來糧但當不論破戒持
戒以平等心一味信向則只个信心即佛祖骨髓也即新
生死力子也千万々々若誓首而去

二月一日本雪午后掃雪登一覽亭與諸公同時之雪晴
糾暉暖遠岫海水一帶碧色遍界皆白独富士山不与他
山同蓋它山無雪則世山独白今則諸峯皆白世山独青

余感云賢士之出世也通斤斤不與俗同。崑山數年乍見管
根山上一點蒼烟如狗須更變白杜陵之句不虛也。又來狗作何
者楷朝與祝園哲東漂善提恰是與茅山十禪客相似。
四日邀香山檀堂諸公而道話。及禪宗安危法社興衰
今為基氏玉岩塔所屬。令知其自以為他日管攝之張本
之。淨智善藏主似勢列作倡送行云。金室摩屋人不識
云。目囑曰。凡古人贈行以言。者何也。蓋前程尚遠不
可中休。或行或孝。一日不可放鬆。如是久之。必大器出。成
樞師位。日少室作二倡送明教祖師半身。乃相倡曰。八
而今寄掛錦屏上。輔教正宗偏屬公。又曰。今之義老古明
教。今之應無亦二人。余和其自謙之。乃釘掛頂相設供而
炷拜。以祈護宗之冥助。是日大井洒掃居士來云。梵矣。

音道者今年六歲。明年七歲。而當歸僧院。余目說。自言聖
賢。故三宝者幼而孝。則必成道。十日芳庭話。今時仙運
衰微。魔強法弱。但願獨立。如砥柱障狂濤。又幸論言。今禪
教諸宗之異。仙國禪初為雜者。夏于東福開山。時南師
都律長老某。與東福開山相善。每相過。或時曰。乞小道
者一人。以嗣吾律宗。開山輒諾云。任就小生之中。擇取去。
律老遂指仙國要帶去。開山既許。不可食言。便從律老赴
于南都。律老鐘愛如護眼睛。有時仙國潛遁去。偕教道者
來于園東。依兀庵和尚。于特庵為新到。小道者等入室。幸
話云。大力量人。為什麼擡脚不得。諸道者各下語。仙國獨
擡一脚云。和尚還見麼。庵乃器之。而後屬仙老禪師。世良
由仙夏之請。仙國相訪。一言相契云。十二日。與芳庭

每外林翁會于一覽亭余對諸老并維初子年言今佛法
目錄等且云今時兄才不敏住持故及自拋師位必亦受
後生之瞞是與他自作自受也吁可慎矣凡僧為頭首者
必以師位為期而今慙住持則必後人亦慙我目果報應
可怕矣十四日聞官使奉行明石泊侍所入園覺首座
寮捕僧二人而飯蓋以其明黨高長歸法子訓兩人不在
世少還正統庵使僧來曰明日會于當庵評議園覺夏余
心地不快故辭之忽文都園來告夏連及召屏余云世自
今不欲聞如世等夏不用說之知幻即離只如世間万夏
或善或惡皆作如幻之觀不必歡喜不必哀戚余時閱僧
室傳說云余願擇靜處閉門誦夏閱藏教以送餘生也出
世度生果何用哉十七日駿列居士來問園覺夏余不

敢揮筭建長兄才两三輩來談之際前夏余亦杜口只謂
教休罷万機待一死而已其他無慮今夏已如世教救無
奈何朝東江來辭曰在會下幾乎二年今特將飯福強
山回房余目誨曰今時佛法日衰欲本色衲子不可得得
也公室自珍以推繼續燈之焰至祝之十八日有齋君入
寺燒香余引接方丈而茶話余勸以季文且云凡治天下
國家無不以文先君專勤文學願繼業以副外護之望君
頷之廿六日禪罷為家說云適來山門有亡僧是則善
知識也古之住持有亡僧則必季一則話問曰亡僧遷化
向什麼處去山僧今夜亡僧則不同祇如現今世身遷化
向什麼處去只如是觀是名正觀且又坐禪若不作方便
而消息則或致病患請諸道友每之著意自酌以消息之

勿緩勿急又云老僧近日心地不快每曙空心服菜入室
坐禪恐引冷氣始限月中不得陪象而坐大眾賜免謹白
廿七日正源芳庭淨妙木岳使僧並至告曰見說公人今
日入園覺勾下法訓二人名字奈何云云余報云小僧且
賴如何救得焉

三月二日忽問芳庭菊和尚示寂于金宝山正源莫金閣
上蓋以大中風也遺囑茶毘於武之河時某寺四日余
作詞寄桑芳庭遂奠茶資以表助哀之誼矣六日中園
侍者入室啓曰小子洒掃于床下已八九年但敢掛名於
度簿中余云名實之賓所貴者實也困懇而弗止乃收之
目告曰諸仙諸祖師資之間強曰傳授而實無法可傳故
祖師云密在汝邊思之惠金上人道話問答久之移刻

金告曰凡人之病三種四大不調其一也著述應訓費思
慮是最患也取暫絕筆余合掌謝云孤著吾癢也雖然但
古今人之死多矣不必皆由速作之患惟以生死為幻以
四大為假則病也不妨健也不妨思慮也不妨應酬也不
妨云云夢岩默庵與中岩卅山會於等持之須夢岩以日
用規中浴室之儀上下知夏探問中岩云即座一會曉
指陳蓋江尚叢林常儀不必疑也時管紅細川武列在座
以為一快云八日余因病告退敏於保壽院作倡留別
堂中誣道人云五年土水夏念一線何曾補祖宗珍重
貯清池上水病來羞見照襄容九日早力疾仙前上香
為才院創家規三時誦誦四時坐禪宜遵瑞泉之規自今
以後凡為吾徒者雖小菴居亦尔是乃末法之正法也敢

以本院為私養自便之居乎。十四日太平尼寺長老剖
調藥石而饋之余止之曰。今後送來必還不受。何則。余且
道德可消信施。豈可以病虛沾人天供養耶。吾先師病中
尚不許別食。况小子乎。吾德業受人供養。則生死招薄
福之譏。死必遭報施之責。自今以後。諸檀有餉。悉不受之。
若欺我受者。必也罰焉。中立試經受衣。余嘗竊謂今之
為少林氏厥宗。或之弗正。則何也。由度僧之監焉耳。於是
私置試經科。而上尊中尊而度之。十六日。慢府遣以侍
臣問疾。余具威儀。衰香接于寢室而謝矣。武列占屋。嫡子
出家受衣。名曰梵壽。曰示之。允為僧不易。初發心時。一念
即是。盡未來際。只今一念之外。無他佛也。宜勉自奮。必有
道香。果熟之時。千萬勿自棄也。梵壽合掌頂受而退。

廿日。管領兵部問注。勉二人來問疾。余不欲出見。二人便
入寢室。而省僕仍以瑞泉再住。而為請。者懇信。而曰。蓋
將幼主之命也。余既以老病而退。謙弥有深藏之心。云云。
道名順者。未預筭室之數。余目說曰。仙祖以心傳心。今人
時。仙法澆滯。以跡傳跡。是可痛惜也。又奉先師遺訓云。吾
有三等弟子云。勉之。暮夜忽聞門外喧擾。向其則。其
人闖吾塢。被詰。逃入後山。合保皆出逐。欲捕不見。余對諸
子曰。經以吾常殺鬼。喻玉賊水。力四種之難。允受生世。上
者皆被其災。但以道為城。以心為兵。日夜防非。止惡。則外
賊不足以慮。又囑園雄諸老。弟曰。允仙法相續。得人為
難。今諸子尚幼。賴汝之訓。以大器誨之。初更禪起。等成
建長秀岳。截主來談。久之更深。令留而宿。幸余曰。和實

翁烟暮山青到眉等數篇云人咸謂之絕唱余曰話曰際
吾國俗不喜揚人之善故今古人材一言半句皆深滅
豈因可欵矣 廿二日為諸子請東山集遇戒庵主船子請講
因偈曰說船子和尚上無片瓦下絕卓錫而接得夾山便
覆船入水且囑向鑊頭邊毋令斷絕是則吾宗真正知識
之所為也使人想見高風汝等宜思之今時往之以門戶
大小徒多而為國因世以者不亦賴泚乎 廿四日
樹中心自京師來且審京之近况春屋和尚却由禪寺之
請緊閉勝光之園龍湫和尚受古禪之請見住稱天下禪
院之頭點庵每赴夢岩講席蓋君子下問以激後生貢高
者也又云京師西山諸友以余述作摘其語為詩案者不
可勝計余喜曰賤子何物素蒙諸友證明笑我者我同參

貢作真

也仙祖既遭呵罵弗噴余雖不敏敢作譖罵會六

因三月廿六日點聯句百句者謾題其尾曰儒家五經每
聯句字然聯句二字非古也蓋起自漢魏之間迄于李唐
韓孟之徒盛唱和之云云

四月五日秀岳藏王問鈞均古字同今文可同押句哉余
曰於古文可也今文不可也但禪和家初不拘文括末字
便用第顧其使得如何耳東坡大儒人博學嘗在古中和
人詩遇碰字處乃云夷中無字書不見此字訓姑從木作
極字和之是可想也 十二日建長中智問薦剡是何義
余曰幸剡也薦者幸也剡者以冉及削續之溜也剡溪即
音深也又問七帝之義余曰莊子七帝一日鑿混沌竅而
死之又清涼國師稱七帝師皆未的也忽引秋氏資鑑詳

智

而善焉蓋自文宗上至代宗凡七帝也

四月十七日夜坐罷為諸子奉古今且告仙制夏安居尅期修證為護生且成就一行也諸子宜以坐禪為務或看經誦咒亦不妨也凡佛法以戒定惠而為目故定中發以惠喻室中燈以不吹則光遠故也又楞嚴會回向則真歇了之製也了即洞家尊宿嘗礼石橋時羅漢空中現身後大惠至則不現只見茶花而已故作偈云了未尊者出煙霞吾到惟觀盞裡花仁義盡從貪心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大國禪院每夜坐禪罷隨意就于諸寮而夜話商量古今之宜謂之聽教今日本不然是以兄弟見聞局於冊子之上而不通方近者龍山和尚每夜必對徒弟而說話雖少年縱道者亦必如對尊宿而不欺也 廿日福山慈種昏

記來小話及編年通論北碕石門二集余曰編年記南山佛牙寶掌二物恐誤認本傳文字不精耳北碕詰屈聱牙石門波瀾廣大教海汪洋矣仍審實田和尚去月某日示宗嗚呼哀哉前輩彫零如斯宗門每人公其珍愛矣 廿三日初更禪罷為諸子話奉古今引堯率悅占清素首座喫菱爰機緣仍奉大鑑拜悅塔侶臨瀟親傳九世孫手携紅日下天门菱爰千古清香遠杯土難埋老素恩又說悅公接張每盡之宜凡今時叢林逐日歇弊何也蓋為知識者不以法施于人使然也每以法施而為念鑿鍊字者則世俗名利莫由入於心腑是今之為大弊者也自今以後每夜坐禪罷諸子來聽教則足矣 又說東山集化主篇因告信心檀那所施每日受用各宜點檢看每日成

得什麼度堪報且越施主之恩若不然則披毛戴角必矣
五月一日祖姪來報守享春記未預會下乃容石屏洞脚
園侍者自京而還出諸老回書春屋云禪法逐日衰微願
力旌堅云南禪龍湫云當寺住持大似牧豎山相似默
菴云和尚道自昭於心目之間豈須頂之音書哉兼欲
謝事錦屏計何早乎然杖鞋至處春風相隨一團和氣定
無虛日茅根夜雨床角不冰清話芳庭大虛相次遷化天
何無情云元章云此間請退優暇掩關自適茲有從我
西邦來者咸謂以和尚為東列知識獨樹法幢初子望塵
而拜矣所謂爐鞴之妙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然則亦
未為妄用也鬼窪常曉禪人來論世間禍福云為善者
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余曰是則三世因果報應之理昧

者謂之天命允報應三曰現報生報譬如農夫耕田後報
去年勤耕者今年雖怠必豐今年不勤者明年必飢可不
勤乎晚隨喜頂受而去六日福康諸公各袖笈作求改
余皆却而告曰余今病與鬼隣每復從更綺語之間一夏
默坐過日幸希諸友莫怪矣皆謙而退淨智長老春谷
至話及兩班官錢余勸令停止且告今時佛法屬吾宗門
宗門弊在名之弊在暖洞之弊至官錢者弊於是
乎極矣古之與賣爵者每以異也幸乞和尚誓而自持今
後輩世弊以為永代法則云十日迫晚往泉倉心正信
士也問疾問其年三十八余曰示曰生死大夏本無生死
但以一念妄起有生有死有去有來若一念頓忘則安樂
無為人也自今以後放下諸緣但以心正二字捱將去也

世外每可言夏正拭泪之信受奉行 十二日良弘藏主
來見曰問著述以雅古今作者之優劣余為說云凡作文
作公當先得意然後得句意為主句為伴苟得意則句不
必工可也句工而不得意則吾不取也亦

六月三日守亨各記末謂頻被諸少年督欲講左氏傳如
何余曰也不妨凡孔孟之於吾仙學乃人天教之分齊書
也。不必專門始為助道之一耳。經云法尚可捨何況非法
如是講則儒書即教書也

七月一日開堂講孟南盆經疏專為先考此并四象也然
吾宗門之士先須向父母未生前見得本來面目則是真實
報恩者 十日講畢

八月十三日初更坐罷移榻于園濱二子觀月曰幸欽山

雪峰岩頭三人玩盆水月話欽山曰水清月現雪峰曰水
清月不現岩頭踢而去且問三人那个見月二子無語

九月二日雜賀帶一僧來濃列土坡人今在粟田口儒宅
受尚書余話曰凡讀書先須正心而讀之詩三百思無邪
是也今時學者心術不正故讀雖多每所施用只呼為書
書簾而已是無他以心不明也 是日檀堂楷各記逝矣

年三十八余提調後夏茶毘于園竟延壽堂請瑞泉師兄
應曇芳下火題謙以事悼檀堂詩卷云仙法日陵遲人才
日歇零方是時也吾嘗竊祝曰克用斯文發宗教續乎揮
永安之芳檀堂必其人也欣嗟哉胡為乎百末一施也者
尔止於斯耶後之輔吾教正吾宗定吾祖之稷者果為昭
誰歟作偈和于以亨曰仲靈一管春秋筆埋沒湖山煙雨

總作絕

中輔教遺篇誰可續。緬林棟葉落西風。廿八日余講園
竟經小子兩三輩不暇講筵。余痛責而曰。自今誓斷俗書。
不然余必聚園院外。典於中庭而焚之。以供天帝。

十月十五日。余應上杉兵部謹公請。創一剎於鎮倉城。此
名曰報恩護國山。稱南陽^岡。基演唱訖。余先試把鑿。開土
三下。入箭中而後。与檀那搬一次。十八日。為家說云。運

言人有且毗且戰之語。今我這裡且土木。且行道。是所謂
毗戰也。伏願諸友勤行。倍功莫退屈也。廿一日。報恩方
丈。立柱上棟。檀那兵部證明。

十一月四日。小田居士來話及詩。寺等。復余幸老杜稚子
夜能賒之句。小田又話。今室戒寺長老讀堅字作立音之。
堅義。昂比。叡山之俗音也。十五日。或議曰。昨夜報恩寺

有偷材之人。當聞官。必罪不然。則生後患。余曰。不然。勿問
世。夏。若啓檀那。必至刑罰。是非。仙家慈悲。但當恕彼窮困
而令。告知其非。則彼必有悔。凡自今以後。每遇夏。夏。不欲
告官。則人謂挾勢。諸子知之。

十二月十二日。報恩檀那。管領兵部。送新捨田公文。力石
末。將其命。十三日。京師清巖。藏主。至昂。出去。月廿二日。

書。曰。當月十五日。管領欲動春屋。潛退雲居菴。而隱
居于丹後列云。先是。或人告京之管領。細川武列。欲動
春屋和尚。潛逃。遁于丹波列。或云。丹後。未審。其。忍。十
六日。管領謁三會院。和會雲居菴主之夏。門徒皆号。風。冷
患。咳。不集。十七日。管領。命。奉行。依田松田二人。為專使。入
天龍寺。勾下春屋。小師。度弟。僧。沙。唱。共二百三十餘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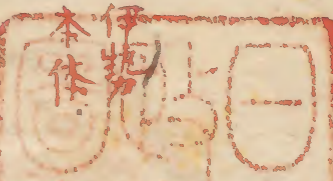
巖

字其外在城東西諸刹所有諸弟子等率相引而散矣十
九日法眷評定差清谿和尚主雲居管公命再住天龍寺
或人之有禪山門破却之後管領與春屋結冤者立未寺
審如何相陽城中僧俗貴賤來慰問春屋之度高修理
亮家臣三人者受衣余曰元曰九曰受衣者自吾仙所傳
衣至六祖而止自尔各自受衣如世傳國等器掛世衣者
不怕生死古人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忠於君孝於父慈
於下敬於上則現當二世仙神實加福壽如川汝等宜奉
行三子拜受而去十五日府君遣以二階堂墊列訪問
京之春屋同刻管領上校兵部躬親來慰十六日初更
禪罷園應諸徒茅侍坐余告曰今時吾徒不坐禪不看經
但騁馳外學他日登獅子座對人天象說箇甚麼是乃仙

法滅盡之相也可痛哉 梵華春記話春屋之度余曰古
人目視雲霄和泥合水此二者皆為道也雖世則易應世
固難又告曰今時禪和不守本分苟守本分則如水到渠
成莫患身名未立也華乃春屋小師也十九日布絕居
士洎明庵主炉邊話時余讀大宋傳遇鳳翔府審師入真
之處冥官判云和尚壽在而每祿只有乾荷葉三石及藕
每中唯荷葉湯而已其餘諸食逆口不食或請齋爭辨饌
淨池嫩荷号为入真和尚余目對二公說凡人間福祿等
皆有定分而愚者不知費而非分亦亦痴乎廿一日京
之嶽吉岩訃至冥今月三日也余云嗚呼哀哉古岩与余
今年四十七每常念三不住何不急鞭其駕乎自責夙熏
淺耳園覺祖并藏主袖聯句二篇未改余勸之曰凡今之

禪徒例以瑣屑之詞為能是可陋也。楊子尚云杜夫不為也。苟它日抵師位何以禦外侮哉。宜思之。廿五日馬場居士來訪春屋目話以禪宗名位。余曰。凡吾宗以人心為宗。苟心存則宗脉源之弗絕。今時以名位為宗。盛則始導。世間法也。又告曰。昔百丈革律為禪。公知其始末乎。今時衲子例以名位為榮。是亦百丈本意也。但苟廢名位。則之人必背我去矣。由是論之。名位即宗門香餌也。不可不備矣。三十日小田公來。致歲終之禮。次話及吾宗乘余曰。凡吾宗所貴。專在見性成佛。臘月三十日。公如何折合去也。公拜謝而去。初更禪鐘罷。姑出堂而坐。爐邊未赴定坐之堂。與園覺諸弟話曰。凡歲月循還。皆世相迷情所見也。如一念普觀。每量劫中。每來每去。亦每住。是乃衲子

曆書也。對馬乃對馬韓之義也。鉗三韓歌者。謂韓歌。所謂加羅加弥也。俗誤作唐帝歌。非也。虎園親書不見入藏。乃以達磨及弘法即身成佛。現寶冠。竟無所處。太子傳有數本。俗本謬妄。南岳思禪師作念字。蓋和訓似也。竊以今作切以恭惟。以非也。實由說三種神作。器者親聞之光皇神玺。八坂瓊曲玉。而每有見其形者。內侍所蓋鏡也。寶劍秘在熱田宮。皆國寶也。秘其說。故神玺須臾不離天子左右。內侍所寶劍嘗火而弗壞。又說信心銘證道歌。比叡山慈覺大師一箱有之。先皇對天台座主問之。座主應諾。蓋慈覺唐會昌年中入唐。廣灯表中有新羅附子船上茴香之語。問中岩云。船上茴香。蓋謂八角茴香也。者。凡曰船上某物。皆茴香。及日本等國。船



中所賣藥材也。中岩又說近來江甯饒列某寺傳僧標祖心灯录蓋類聚立灯中所載而編之未序古林之不肯故其書板不行于世饒列某寺造大閣扁仙心灯而藏之實田說大金新史及飛頭因夏本朝伊勢大神宮本體蓋靈石書仁字而神之因法嚴罕知其寔者位碑古未有也自宋以來有之或人出示明惠上人記曰梅山集者梅山俗作柵山余命淨業侍者徧檢玉篇及韻書中不載此字以俟博聞或曰柵恐作柵梅也故或曰柵尾或曰柵尾耳江南講院無藏主以懺兼掌之龜山將革作禪寺木中惠惠椽長老忽見禪僧數十人行道其地云錦山路殿夢大金龍因名天龍久之洞二人來話且及醫家竟今日本善布之者即裙片菓

苔耳云者溪雲也痴有多名陰袋腫者即狼疝也蓋狼乃陰袋大豺乃不潮列人多患之百筠袁庚吉相接云

自漢地東至天竺西二十八万里漢地東西一万里漢地與天竺間十萬八千里天竺東西十七里万性

理指要

朱梅菴書

